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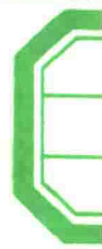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荀子集解

(四)

王先謙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荀子集解

(四)

王先謙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解集子荀

冊 四

著謙先王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滬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UN TZU TSI CHIEH

By

WANG SIEN CHIEH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當是誤以瀋爲南傳寫又誤爲亭瀋音潛○王念孫曰案作兩山者是也兩讀與歷同字或作歷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尸子曰築放於歷山淮南脩務篇湯張兵鳴條因夏南巢謠以其過放之歷山高注曰歷山蓋歷陽之山一案漢歷陽故城爲今和湯治其西有歷湖即淮南郡真篇所謂歷陽之山而死一夕反所引湖者也○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滑稽傳銅歷爲桀索隱曰歷即釜鬲也是南歷古字通楊以兩山爲瀋山之謬許注也○歷山即兩山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爲桀索隱曰歷即釜鬲也是南歷古字通楊以兩山爲瀋山在瀋縣也且廬江有瀋縣而無瀋山今以兩山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太白身不先知人又爲瀋山之誤則是縣名爲山名矣尤非○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太白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邪佞所惑也不爲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虛文昭曰案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鸞鳳其雌鳳春秋猶踰謂舞也爲能文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王念孫曰有鳳有凰本有鳳有凰秋秋爲韻也○鳳爲韻說文鳳從凡聲古音在健部故與心爲韻鳳從凡聲而與心爲韻猶鳳從凡聲而與心爲韻也○鳳字古文作朋又作鳳而古音在健部故與心爲韻鳳從凡聲而與心爲韻猶鳳從凡聲而與心爲韻也○鳳雅人不知古音而改爲有鳳有凰則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考引此已誤藝文類聚祥瑞部太平御覽每以部羽族部引古音並作有鳳有凰則先言皇而後言鳳者變考引此已誤藝文類聚祥瑞部太平御覽每以妄改而失其韻衛風竹竿篇遠兄弟父母與右爲韻而今本作遠父母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兄弟與王方爲韻而今本作爾兄弟莊秋水篇無東與通爲韻而今本作爾兄弟大雅皇矣篇同爾兄弟與王原道篇與萬物終始爲韻而今本作剛柔管子內業篇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與一爲韻而今本作東西答客難

外有廩食與享爲類而今昔人臣之蔽者唐軼奚齊是也唐軼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本有倉庫皆其類也臣之蔽也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則對曰王之所罪宋王從之○盧文弨曰宋本此注多脫字從元臣之長也呂氏淫辭篇亦載此唐軼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房州傳王者見孟子曰吾刻補正呂氏淫辭篇亦載此唐軼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房州傳王者見孟子曰吾事一時罪之作而時罪之唐軼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房州傳王者見孟子曰吾齊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驪而奪其政則非唐軼所逐也○盧文弨曰案引韓子謂齊王曰王有乘輜車至李史門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驪而奪其政則非唐軼所逐也○盧文弨曰案引韓子謂前一段見內諸說上宋本字有錯誤據本書訂正輜車本意爲唐軼後一段本意爲說成驪又內奚齊蔽於諸說下云戴驪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軼所逐也○盧文弨曰案引韓子謂欲國而罪申牛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翼扶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盧文弨曰宋本上下韻叶王念孫曰虛說非也知賢之謂明承上文仁知且不蔽而言輔賢之謂能承上文能持管仲能持周公而言勉之勉之其福必長承上文名利福祿與管仲齊與周公齊而言此四句本不用韻元刻能作彌乃涉下勉之勉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勉之勉之其福必長先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言必勉之謙謝本從下勉之勉之而誤呂錢本並作能勉之勉之其福必長先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言必勉之於知賢輔賢然後其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使庶孽爭位也○俞樾曰楊注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也長也彌直亮反其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使庶孽爭位也○俞樾曰楊注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也唐軼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甯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鮑叔甯戚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

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實孟殆非周之實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
孟藉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憂度身而衣
量腹而食比於實萌未敢求仕高注曰實客也萌民也所謂實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
侯之國謂之實萌若下文墨子宋子慎子惠子莊子皆實人矣然則上言人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
實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實萌之蔽則
所舉人多不可並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蔽則
非之見而字又段孟爲萌適與周家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
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爲萌適與周家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
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得知得欲以人之情欲寡而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
慎子蔽於法而不知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
知賢一律注失之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
爲治而不知法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執以刑惠
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執以刑惠
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謂若山出口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爲自然之道莊子
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法謂之二字無著此言由用而謂之道則入盡於求利也○先謙案如注道字
也一隅而墨宋諸人自以爲道所以爲蔽也楊失其諱由俗謂之道盡嘆矣俗當爲欲嘆與嫌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
道所以爲蔽也楊失其諱由俗謂之道盡嘆矣俗當爲欲嘆與嫌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
矣元刻兩矣字俱由法謂之道盡數矣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嘆口斂反○虛文昭曰盡用矣盡味
作也今從宋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嘆口斂反○虛文昭曰盡用矣盡味
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
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於
味況大故以爲足而飾之先謙案而或作五從宋台州本正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
道乎

虛壹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爲須道者。慮則將事道者。壹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也。○王引之曰。楊訓將爲行。而以作之。則將絕句。又增則下。而強爲之解。皆非也。此當以作之二字絕句。下云。當作則將道者。上所謂道入。將事道者。又增則。盡將思道者之虛。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一事如請事斯語之事。○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言。靜則能察。將須道者之虛。則能入將事道者之壹。一事如請事斯語之事。○壹則能盡將思道者之言。靜則能察。也。虛則入者。入納也。猶言虛則能受也。故上文云。不以所以己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也。壹則盡者。言知道。心於道。則道無不盡也。靜則察者。言靜則事無不察也。今本入誤作人其餘之虛也。壹則盡者。言知道。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者。謂思道者。靜則將也。體道者。謂思道者。靜則將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虛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者。理也。言萬物莫有形而不顯。示分位於人。莫顯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虛文昭曰。疏觀萬物示人。而不有倫理。理無不宜。而分位於人。莫顯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虛文昭曰。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任。真當爲理。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材。或爲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壹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畢讀爲蟬蟬。廣大貌。曰。廣廣。疑當有誤。與上文恢恢廣廣。重出二字。以楊注畢讀爲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然此六者。皆由心使之。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患也。○郝懿行曰。案墨與默同。楚辭九章。孔靜默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射墨。墨以亡。故曰心容書皆然。陳奐曰。案墨與默同。楚辭九章。孔靜默默。史記屈原傳。作墨。商君傳。殷射墨。墨以亡。故曰心容。

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明之心自禁使自奪取自行止是容其自擇也○先謙案此承上文心無所禁之君也云云而引古言以貴之容無所受令是無禁也神明之主出令是必自見也物雖雜博精至則不貳心容其擇也○子孫容辨異見其情之至也不貳元刻作精是也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盧文弼曰元刻情作精注同先謙案書精情五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也卷耳通之證○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也卷耳之列位也○盧文弼曰注卷耳茶耳也宋本元刻皆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宋終本依廣雅改作桌耳不知毛傳自用爾雅為訓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宋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實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懿行曰貳謂貳之也言所懷在於實周行意不在於事采故雖易盈之器而不盈也○毛傳正用其師說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難則愈不知也○知懿行曰案枝與歧同古字通用歧者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意郭嵩籙曰荷意言心不貳而推類可知知萬物至以身盡道惟無貳而已類不一也此申上文貳之意郭嵩籙曰荷意言心是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身盡其故則美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上下文緊相承注不當作貳王說非也○身盡其故則美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稱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作市師是也上文以兩田字而不可以為器師皆蔽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王念孫曰呂錢本賈師作市師是也上文以兩田字誤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道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盧文弼曰案此句當誤脫在此王念孫曰此汪說也見丙申校本俞樾曰精於市工精於器精於道則君子不能三技而下文云精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者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精於道則君子不能三技而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精於物者以物物謂能各物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遠矣○精於物者以物物物若農賈之屬

也○盧文昭曰注各字舊本皆作名詁今改正下同精於道者兼物物其能兼治各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穡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

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穡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也一謂心一爲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使異端亂之也虛心之危有精妙也慮心之危言能戒懼兢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也使異端亂之也虛心之危有精妙也慮心之危言能戒懼兢業終使之榮好而未知言舜之爲治養其未萌也○王念孫曰成相篇云思乃精志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郝懿行曰道經蓋古言道之書今書大禹謨有此乃梅賾所采

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

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注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

榮爲安榮者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言榮矣爲小人之榮常危等不矣凡本書證之則安榮而惡危等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榮一危之其榮滿側等不矣凡本書證之則安榮而惡危等據此則荀子可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尙書也案此說是也下文言闢耳目之欲遠蚊虻之聲故謂危矣未可謂微也言人能如舜之危不能如舜之微也然則所謂危者非蔽於欲而陷於危之謂故

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爲沈泥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

懿行曰鬚古止作須今俗作鬚理上當脫膚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

字榮辱篇及性惡篇並云骨體膚理是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

也○先謙案大字無義上言槃水見鬚眉膚理非能見身之全形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

也○大形疑當爲本形富國篇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明二字互誤也

物莫之傾。清謂沖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言此
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
虛文。昭曰。庶理。宋本作。虛理。今從元刻。案宋本此注之末。有情。箸古者。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
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
倉頡之有天下守法授親。神農亦然也。十九字文義不順。今刪去之。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
 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舞之共工。
 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擊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奚仲作車。
 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倕游。雖奚仲作車。
 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
 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
 音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虛文。昭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
 持疑。持為杜字之訛。王念孫曰。古無謂相土為乘杜者。乘杜蓋桑杜之誤。相桑。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
 雅釋蟲。諸虛奚相。釋文。相舍人本。作桑。○隸書。桑或作桑。桑杜蓋桑杜之誤。相桑。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爾
 又因下文乘馬。而誤為乘耳。○漢書。王子侯表。桑邱侯將夜。今本桑誤。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
 作乘。○楊云。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
 與我歌矣。是蓋當為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恐不精。故
 其中而深思者。我何可以歌詠。○虛文。昭曰。庭中文矣。字元刻作。平。郝懿行曰。此言庭虛。無人至靜矣。恐不精。故
 亂之乎。荀義當然。注似失之。歌詠。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
 設喻。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思之。而己清靜。思其射之妙。目之。俞樾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則挫其精。無一
 耳。喻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思之。而己清靜。思其射之妙。目之。俞樾曰。案凡射者。必心手相得。則挫其精。無一
 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疑即射
 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射
 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為度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
 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設為度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

天通語出
晉書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俞樾曰。上文見寢石以爲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鬼也。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可證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踴步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伏。又誤伏爲後耳。冥冥蔽其明也。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踴步之澮也。曰踴澮。同。半步。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郭嵩燾曰。說文閨特立之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閨。闔爲宮。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啍啍。執亂其官也。厭。指按也。言執亂耳目之所主守。啍。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爲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執玄也。或讀爲眩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也。猶慎墨也。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於崑山。餌尤能致風雨者也。善猶喜也。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印與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奔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盧文弨曰。正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也。○郝懿行曰。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